

漢書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班固

漢書八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詡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

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

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

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

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

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遷為

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

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

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也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

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

吏州里聞之皆服焉父之大僕王音舉武賢良方

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

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

減除其狀直
令免去也

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

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

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

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聖曰後進主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仕

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

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而聖子賓客為君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

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

日造至也音千到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

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

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試其誦論

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

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

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

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

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

故人揚覆眾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出見顯等

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驚下未嘗省見

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

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

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

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廬

江大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

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大

守數歲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之之大司馬

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

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

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礼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闕有司以爲詭衆虛僞

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

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

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即改御史

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為大司空

封祀鄉侯食邑千戶祀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

指言在琅邪不其也記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蠻

之博望鄉為祀鄉侯國師古曰蠻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辨稱人之善師古曰辨勸也進而勸之為楚內史厚

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唐遵也及為公卿

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方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摠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

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

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

今內史位卑而

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大

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

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

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師古

曰又依其舊也
下復扶曰反

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

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

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

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

不薦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孝聲不聞惡名

涑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

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

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以大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

王邑爲侍中矯稱大皇太后指白哀帝爲求特進

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大后大后卒無此言故矯

事發覺也復扶日反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

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

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

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

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爲賢又

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

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

社稷

師古曰幾鉅依反

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

師古曰比類也

方當選

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親跡相錯為國計便

師古曰錯謂間雜也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

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

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

師古曰風讀曰諷

皆免武

就國後莽寔盛為宰衡

師古曰寔寔也

陰誅不附己者元始

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

師古曰風謂風

采此指意也

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連引諸所欲

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

郡

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

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膽反謚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

免况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

戶殿門失闡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闡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光

祿勲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復察

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大守治

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

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

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

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

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謂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

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

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

諸侯往者致選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

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

臯拜爲雲中大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

張敞爲京兆

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

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

師古曰覆步目反

上逮捕不下

師古曰言使者

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

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

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師古

日更示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

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事無大小皆舉劾

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詳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

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

也音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政反

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今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傾危也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師古曰從子用反橫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

書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

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

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善也

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留中或

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

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下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

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

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

日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

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也

召整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

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

師古曰定謂改治也

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

師古曰撥讀曰劉劉削也
削去其名也劉竹劣反

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

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

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是嘉與御史

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

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

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

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

本奏語言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

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

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

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不獨在陛下

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

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

曰蒙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知順指不稱副也

逆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

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

不絕賊亂之臣近侍惟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

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詐也幾危社稷

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

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

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一涉反賴宗

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

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古尚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

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

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各

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機師古曰虞書各繇暮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武

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

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

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
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應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

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

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

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

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

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

至於

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

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

孝文皇帝備行此

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

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師古曰忽忘也

以致治平孝元皇

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

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當幸上

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

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

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

謝也屬之欲反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

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雖遭在之錢也

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

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内充實也孝成皇

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

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

溥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

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誌不以私愛害公義故

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

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比

當作師古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

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

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

北闕

師古曰鄉讀白嚮

引王渠灌園池

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在城東覆盎門

外師古曰晉說是

使者護作

師古曰護監視也

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

食

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

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

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

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

賜及舍君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

取市物百賈震動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誨

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壞

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今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

師古曰芫古芫字墮火規反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灾異衆多百姓訛

言持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

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

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

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史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

之以其不臣諫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

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

鄉察衆人之所共疑

師古曰鄉讀曰嚮

往者寵臣鄧通韓嫣

師古曰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

辜

師古曰卒終也

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

浸不說

師古曰浸漸也說讀曰悅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

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大后下

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

新侯國

師古曰傅晏傳而鄭業也

嘉封還詔書

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

因奏封

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

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師古曰言此氣

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

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

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

之

師古曰單盡也

損至尊以寵之

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爲下所窺也

主威已黜府

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

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

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

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

爲之寒心今大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

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

於三朝

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

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

師古曰橫胡孟反

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

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

師古曰罔謂誣蔽也

氣感相動害

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

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

師古曰肆放也

不念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

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

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

冤獄有飾辭

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

奏欲傳之長安

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

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

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居六反

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

望操持兩心

師古曰操千高反

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

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

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

師古曰收采其功以免罪過也

臣竊為

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不能平

師古曰心怒也

後二十餘

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

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

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揔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

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

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

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

遠者固宜亦也對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

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

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

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師古曰孔光以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

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
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
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
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
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
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
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
在輿爲下御坐則起

師古曰解在
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

則臨甲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

以行

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

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

惡雖著大臣枯髮關械裸躬就笞

師古曰枯結也關貫也裸露也

非所

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

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

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

陳寃相踵以為故事

師古曰踵由躡也

君侯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也

使者危坐府門上

師古曰以逼促嘉也

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

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

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

咀藥而死

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

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

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

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舫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

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

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

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

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

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

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印天歎曰

師古曰印
讀曰仰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

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
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
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
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
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
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
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
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

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

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發有所匡正封拜下傳奪王

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

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

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

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

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師古曰比類也

卒暴無漸

師古曰卒

讀曰猝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曰牢堅也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

地動水出涿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

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師古

日溷胡頓反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

求師古曰取讀曰嬰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

指謂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

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

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

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

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大傅陛下

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

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

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

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

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

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美帝上祖母

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

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

陽夫人所子

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考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爲子也

及即位

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

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
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
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
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
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傳太后為共
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
等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
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
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尺孕反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
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大僕少府等眾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

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廢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

母甚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

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大祖

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

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

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

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

師古曰墮亦毀也音

火規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師古曰浸漸也

會有上書言古者以

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

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

又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

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

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

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

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

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

蘇林曰快音桂

言丹經行無比

師古曰比必寐反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

貶黜恐不厭衆心

師古曰厭一瞻反

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

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

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傅經義

以為當治

師古曰傅讀曰附

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

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

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

暑失常變異婁臻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涿

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

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

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

師古曰挺引拔也謂

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徒鼎
反而說者以挺為縣名失之遠矣

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

曰共立此議也

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

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

朕疾夫比周之徒

師古曰比類寐反

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

屢以書飭君

師古曰飭與敕同

幾君省過求已

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己不尤人也

幾音異

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

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

采名諤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跡者何殆

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

將何

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

密懷謖迷國師古曰謖詐也音虛表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其為君恥之

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以君嘗託傳位

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

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

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者老人之稱也

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者老人面色不淨如垢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

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

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梓性反四方

所瞻仰也師古曰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眾心有以尉復師

傳之臣師古曰尉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
后爲皇太后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
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
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
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

衰麤委政於丹

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
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

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

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

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
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

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

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墮廢共皇廟

師古曰墮火規反

諸

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

人徵丹詔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大皇太

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

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

義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

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

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

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

賞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

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廼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

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

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乃效于後

師古曰終以王莽篡位董賢遇

禍丁傳喪敗

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

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

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

師古

日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沈沒也蕢音匱

丹與董宏更受賞罰

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工衡反

哀

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依俗則

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and '其...']



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

師古曰自長揚賦以後分爲下卷

班固漢書十七上

原

同

祕書監平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

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

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應劭

曰左傳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揚今河東揚縣周襄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

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

時偏揚侯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

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爲踈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揚侯乎偏古通字揚侯逃於楚

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荊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揚氏溯江上



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邈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而揚季官至

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邈江上處嶧山之陽

曰郫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郫縣名也嶧音旻郫音疲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

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

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矣故言雄無它揚雄少而好學

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詁謂指義也博覽無所不見為

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謹晉灼曰佚蕩緩也口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

晉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讀曰沈

清靜亡為少者欲師古曰者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不脩廉隅以徵名當世師古



曰傲要也音工堯反傲字
或作傲激發也音工歷反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

儲晏如也

師古曰儋石
解在蒯通傳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

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師古曰
顧反也

先是

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

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師古曰擬
謂比象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

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

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

應劭

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師古曰大行安步徐行

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師古曰
曰湛

讀曰沈謂
投水而死

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

師古曰撫
拾取也音

之亦

自晉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又夢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

師古曰夢依也音步候反其下類此重直用反

又

夢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

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

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

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媯兮或鼻祖於汾

隅應劭曰蟬媯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唯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媯於連反

靈宗

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

應劭曰謀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叙也

淑周

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虛皇彼

應劭曰淑善也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晉

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彼也虛古乎字其下並同

因江潭而

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首息仇收皆

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潭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弔也潭音尋往于放反纍力追反

惟

天軌之不辟兮何純却系而離紛

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

路不開故使純善貞潔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也辟讀曰闢

紛纍以其渙忍兮暗纍

以其繽紛

應劭曰典忍穢濁也師古曰繽紛交雜也渙吐典反忍乃典反繽紛人反

漢十世之陽朔

兮招搖紀于周正

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廼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

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弔屈原也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

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已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已下方論屈原云也

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

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也洪大也覽省視也昌美也

帶鉤矩而佩衡兮復攬槍以為綦

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攬

槍狀星也晉灼曰綦履跡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臨素初惡人跡以致放退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攬初咸反槍初行反其綦真

貯歆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龔

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龔狹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游

乘龍之言也質龔者恨世不用己而自沈也師古曰麗音械

資婣娃

之珍髦兮彌南九戎而索賴

孟康曰婣閭婣也娃吳娃也髦髮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髦雖珎

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婣娃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鬻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婣子喻反姓烏佳反髦徒

反計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鶖之能捷

應劭曰蓬階蓬菜之階在海中晉灼

曰捷及也師古曰駕鶖鳥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鶖音加

騁驊騮以曲韉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

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驊音華連力侵反韉古

艱枳棘之榛榛兮媛魍擬而不敢下

師古曰榛榛梗穢也媛善攀援貌

似猴叩鼻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魍弋授反

靈脩旣信椒蘭之嗳佞兮吾

纍忽心焉而不蚤睹

服虔曰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嗳佞諧言

也要音妾衿芟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

芟芟也師古曰衿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譜被音披又音皮義反芳酷烈而莫聞兮不

如璧而幽之離房師古曰璧疊衣也離房別房也璧音壁閨中容競淖約

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為佳麗之態以

相傾也淖音綽知衆媼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蠶眉晉灼曰媼媼音綽

媼余之蠶眉師古曰媼美貞也颺古揚字也蠶眉形若蠶眉次神眉也此亦譏屈原自舉蠶眉今衆嫉之媼胡故反眉古眉字壹神

龍之淵潛竅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

龍之所處晉灼曰龍竅風雲而後外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

為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自取禍也被讀曰披

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雉愍屈原光香奄先秋遇周

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燁燁光
盛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賴古聲字
橫江湘以南淮兮

云走乎彼其君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虞重華

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湘之南屈原欲啓質聖人陳己情要也師古
曰淮往也走趨也重華舜名也淮于放反走音奏潭音尋衷竹仲反

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

張晏曰舜聖卒
避父害以全身

資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為黨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五纍之獨見

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陵乘也言
屈原襲陽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獨見然詳之也精

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

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
精瓊靡以為糧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

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
將以延年崦嵫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解扶桑

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
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

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
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
縹鳥皇騰而

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縹鳥皇為余先戒

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縹鳥皇俊鳥晉灼曰已縱其轡使之奔馳
馳鸞皇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也

薜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根申椒與菌桂兮

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葉雜杜衡與于芷又樹蕙之百畝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

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湖而喪此芳乎根大東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根下本反漚一講反又音一侯反
費椒稱以要

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稱以椒香米穢也離騷曰懷椒稱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

蓬筍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蓬筍析竹所用卜也稱音所又音思呂反蓬音廷筍音專
達靈氛而不

從兮反湛身於江臯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

既不從靈氛之占何為費椒稱而勤瓊茅也湛讀曰沈江臯江水邊之游地
繫既伏夫傳說兮奚

不信而遂行

晉灼曰代慕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代古攀字既攀援傳說何不信

其所行自見用而遂去

徒恐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鷦鷯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雄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鷦鷯也鷦鷯字也鷦鷯鳥一名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

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鷦大系反鷦音桂鷦字或作鷦亦音題鷦又音俠銳音詭

初纍棄彼處妃兮更

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

譏其執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即簡狄也處讀曰伏

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

而曾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逆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抨使

也耦合也抨普耕反

乘雲謁之綺柅兮望昆侖以穆沕覽四荒

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立

蘇林曰離騷云登閬風而採馬忽反顧以沕涕哀高立之無女

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楊雲謁之醜藹閬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綺柅雲白也穆沕猶周沕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

攝於綺反棍女綺反 既云鸞車之幽藹兮加馬八龍之委

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臨江瀕

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

夫聖哲之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

歛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

昔今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雄言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

仲尼之去魯兮萋萋遲遲而周邁師古曰萋萋往來終

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

困漁父之舖歎兮絜沐裴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郢郢而赴江

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其醜屈原以為絜濁不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舖必胡反

勳昌悅反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

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己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蹠蹠也音之亦反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

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其

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立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摠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

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

帝憂無繼嗣故脩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弋戰反拓音託於是廼命群僚歷

吉日協靈辰師古曰辰選吉日而合善日時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

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大陰歲後三辰

也服虔曰鉤陳紫官外營陳星

屬堪輿以壁壘兮梢蔓魑而扶獠狂

張晏

曰堪輿天地摠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蔓蔓神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獠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筥也梢山

交反魑音虛屬之欲反扶丑乙反獠揆率反

八神奔而蹇躡兮振

躬麟而軍裝

師古曰自招搖至獠狂凡八神也躬麟盛兒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來忍反

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昔而走陸梁

張晏曰玉戚以玉為

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昔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秘柄也音秘

齊總總擗擗其相膠葛兮恣

駭雲訊奮以方攘

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擗擗聚兒也膠葛猶言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擗子平反訊音

信攘人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

羊反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

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兒也頡駢上下也柴初

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

師古曰翕赫習霍開合之兒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

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習讀與忽同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

翳華芝

師古曰鳳皇者車以鳳皇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

馬蒼螭兮六素虯

師古曰四六駕

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虺虯即龍之無角者

獲略蕤

綏離虐慘纏

師古曰獲略蕤綏虯螭兒也離

虐慘纏車飾兒也獲於獲反離音離慘音森其字從巾纏所宜反

帥尔陰閉雲然陽開

晉灼曰帥聚也

雲散也師古曰雲所甲反又先合反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旐邛偃

之旖柅也

師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旛龜蛇曰旐邛偃竿杠之狀旖柅旒綵之形也邛音吉又音質偃居

桀反旖音猗柅女支反

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師古曰如星之

流如電之照也咸皆也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

師古曰敦讀曰

屯屯聚也方並也

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

師古

日馭然疾意也駢
普萌反馭先合反
陵高衍之崿嶇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

日衍無厓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礪嶇音竦如
淳曰崿嶇上下衆多見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也
登椽藥而壯天

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藥甘泉南山也李奇曰壯音

寒涼戰栗之處
也兢鉅陵反
是時未轉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師古曰轉與臻同轉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
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兒
下陰潛以慘廩兮

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
雜也錯互也廩讀如斝字又音來感反
直曉

曉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曉曉高兒
造至也慶發語辭

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
量度也曉音堯造千到反慶讀曰羌度大各反
平原唐其壇曼

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
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平

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藁生曰薄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
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矧壇徒旦反曼莫旦反
攢并問與

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

如淳曰并間其葉隨時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

是平慮耳此并間謂椽樹也芟苦草名也鄂垠也芟步未反苦音括被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

崇丘陵之

駸駸兮深溝欽巖而為谷

蘇林曰駸駸音巨我師古曰駸駸高大狀也欽巖深險見也欽已銜反

迢迢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巖石關施靡虜延蠻

應劭

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迢迢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兒也燭照也封巖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兒蠻連也般

音盤施弋介反屬之欲反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唯而成觀

孟康曰言夏屋變巧

迺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唯材木之崇積兒也晉灼曰推經水反師古曰唯子水反觀謂形也音工變反經丑成反

仰橋首

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

師古曰橋舉也冥眴視不諦也橋與橋同字從手冥莫見反眴音州

縣之正濶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

服虔曰愴音敵師古曰濶濫猶

汎濫弘倘高大也漫漫長也濶音劉

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

師古曰言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軾軼其深博

之軾軼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擣同周流周視軼軼遠相映也軾音零軼音朗反軾於點反翠玉樹之青葱兮壁

馬犀之璘璠應劭曰璘音鄰晉灼曰璠音齒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

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火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璘璠文貌金人侂侂其承鍾

虛兮嵌巖巖其龍鱗師古曰侂侂勇健狀嵌開張見言其鱗甲

反嵌火楊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忻忻師古曰忻忻光

反忻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會城縣

音欣山三重也天洪臺拙其獨出兮掖北極之嶺嶺應劭曰拙

帝神在其上至也晉灼曰嶺嶺擗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竦峭嶺嶺然也掘其勿反掖竹指反嶺千旬反又音遵

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挾振服虔曰挾中央也振屋招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列宿乃

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七鼓反挾音央
振音辰一日施直謂安施之耳讀如本字

雷鬱律而巖突兮

電倏忽於牆藩

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
藩藩籬也倏式六反藩甫元反

鬼魅不能

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

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
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

讀曰旋或作
速速及也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蕙蠓而撒天

晉灼

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蕙蠓疾也師古曰撒
猶拂也蠓莫孔反撒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攬槍右玄冥兮前

燦闕後應門

晉灼曰大人賦搯攬槍以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
雄擬相如云个燦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燦應

門正在燦闕之內也
師古曰燦匹遙反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

厚如

曰言闕之高迺陰西海也師古曰陰映西海也以及幽都
幽都北方絕遠之地涌醴醴泉涌出汨汨然也汨于筆反

蛟龍連蜺

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虓昆侖

師古曰連蜺卷曲兒敦圉
盛怒也言甘泉宮皆有此

象也蜺音
拳敦音屯

臨覽穆派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服虔曰高
光宮名也

師古曰穆洙屈折也溶然開暇良方皇仿復也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

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為梁壁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合藍田璧瓏玲明也師古曰崔巍高自瓏玲晉說是也崔才回反巍五回

反瓏音龍玲音零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

舉也棖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閭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閱閭閱其寥廓兮似

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閱高門兒閭閱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帝之室也崢嶸深遠也閱音抗閭音浪寥音僚崢嶸

耕反嶸音宏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嶒隗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

相連不絕也峻安施之兒嶒隗猶崔嵬也乘雲閣而上下兮紛

蒙籠以棍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兒棍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棍胡本反曳紅

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龍表琤

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廓臨淵服虔曰襲繼也築作琤室紂作傾宮以此

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回焮肆其矚駭兮披桂椒鬱移

楊師古曰回焮回風也肆放也矚過也駭動也披古披字鬱聚也移唐棣也楊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散而移楊鬱聚也矚

徒浪反移音移香芬蒨以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

櫨及屋翼也薄枿也櫨音盧蕪咲肝以提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

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根又言風猶株也蕪讀與響同咲丑乙反肝許乙反棍下本反駢普耕反排玉戶而

颺金鋪兮發蘭惠與穹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排門揚鋪擊動錢鈕回旋入宮

發奮衆芳惟弼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弼音石愷井弼尔之弼環音

宏孟康曰弼環風吹惟帳鼓兒師古曰拂汨亦風動兒暗暗幽陰靚即靜字耳弼普萌反拂普密反汨于密反暗烏感反陰陽清

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

伯牙也般倕弃其剗劓兮王爾投其鈞繩應劭曰剗劓也師古曰

般公輸般也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巧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剖居尔反剛居衛反

雖方征僑與倭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官觀之高

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倭佺亦仙人名倭音淫佺音銓仿佛即髣髴字

也征郊祀志作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蓋天

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蝓蛸蠖濩之中

應劭曰題頭也橫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蝓蛸蠖濩刻鏤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蝓蛸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閒讀曰

開蝓一究反蛸下究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

待真神降福曰言絮精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曰禱禱福也迺搜求

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應劭曰冠其群倫魁殊也師古曰言選擇賢長可霸於古賢臯繇伊尹之類冠等

倫而能由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

相與齊序陽靈之宮

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

靡薛荔而

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師古曰靡纖密也謂織織之也一曰靡謂偃而靡之藉地也

翳

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

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也瑕

謂曰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

集序禮神之圃登乎頌祇之堂

師古曰頌歌也

登以祭也地神曰祇

建光耀之長旃兮昭華覆之威威

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

也師古曰威威猶威蕤也旃旗之旒也一日燕尾旃所交反

攀琤璣而下視兮行遊目序

三危陳衆車於東阮兮肆玉欽而下馳漂龍淵而

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

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欽車轄也九垓九垓也師古曰假設言周派曠遠升降天

地為神通一也肆放也阮大阜也讀與岡同欽音大又音弟還讀曰旋

風從從而扶輶兮鸞鳳紛

其御蕤

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蕤車之垂飾纓紩也從音疎今書御字或作銜者俗妄改也

梁弱水

之鼎淡兮躡不周之逶蛇

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鼎淡耳師古曰濕淡小水之兒不

周山名逶蛇亦言不艱難也鼎
徒定反淡音淡又胡蓋反蛇音移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

玉女而卻處妃

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皆神女也處讀曰伏

玉女欣眺

其清虛兮處妃曾不得施其鬢眉

服虔曰盧目童子也

方擘道

德之精剛兮伴神明與之為資

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師古曰擘搃也音覽其字從手

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

師古曰欽敬也柴積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

招繇泰

壹舉洪頤樹靈旗

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

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

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

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焜焜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

東燭倉海西耀涿沙北曠幽

都南煬丹厓

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曠古晃字煬熱也言崇燎之光遠及四表也煬弋向反

立瓚

鹹鰈和望泔淡

服虔曰以立玉飾之故曰立璜張晏曰璜受五外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望解懸其負應劭曰

淡滿也師古曰鹹音蚘鰈力幽反泔胡感反淡大敢反

肝嚮豐黜懿懿芬芳

師古曰言和望之芬芳烈也

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

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碩大也燦必遙反

選巫

感兮叫帝閻開天庭兮延群神

服虔曰今巫祝叫呼天門也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

儋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張晏曰儋貧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

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暗烏感反

於是事畢切弘回車而歸度三巖兮

偈棠梨

師古曰三巖即封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德

天闔決兮地垠開八荒恊

兮萬國諧

師古曰天闔天門之闔也史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

登長平兮雷鼓磕

天聲起兮勇士厲

師古曰長平徑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嚴言擊手嚴鼓也厲奮也

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

師古曰于日也胥皆也麗美也沛普大反

亂曰

師古曰亂者理也
愬理一賦之終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

師古曰言其高登降

蒨蒨單堦垣兮

師古曰蒨蒨上下之道也單周堦垣圍見也蒨力尔反蒨弋尔反單音蟬堦音拳

增官

嶮差駢嶮嶮兮

師古曰增重也嶮老不齊也駢並也嶮初林反駢步千反嶮材何反嶮音娥

嶮嶮嶮

响洞亡厓兮

師古曰嶮嶮深遠見嶮响節級見嶮音雲嶮音營嶮音嶮响音荀

上天之緯杏

旭卉兮

師古曰緯事也杏高遠也旭卉速疾也緯讀與載同

聖皇穆穆信歆對兮

李奇

日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

俵祗郊裡神所依兮

師古曰言以祗

敬而來郊祭禮饗則神祇依附

徘徊招搖靈遲兮

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招上遙反遲音迤

遲丈夷反

輝光眩燿隆歆福兮

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

子子孫孫長亡

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

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

而武帝復

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育譽陸

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

偉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樂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法音祛非木摩而不彫

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甲宮室唐虞

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殷庚即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土塔三等言不過也採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

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

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

黨鬼神可也師古曰黨它莽反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

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一曰從法駕也在屬車間豹尾中

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文故雄聊盛言車騎

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師古曰參三神

也麗偶也

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

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羣臣橫

大河湊汾陰

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

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

師古曰

日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

顧龍門覽鹽池

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

登歷止觀

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

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

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

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皆可相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

雄以為臨川羨汝魚不

如歸而結罔

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興至治以儗帝皇之風

還上

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

師古曰伊是也謂是

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
師古曰京

日東郊也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

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隕

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步順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

神明其事盛美不可盡載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

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乘車為

行速疾常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

在景前也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縣被雲捎張晏曰雲捎捎雲

也音鑣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縣被雲捎張晏曰雲捎捎雲

同梢者旌旗之流以雲奮雷鞭駮雷軸
師古曰軸衣車也淮南子

為旗也被音皮義反奮雷鞭駮雷軸云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

輪故雜用鳴洪鍾建五旗
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

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
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

皆應入則撞裝賓之鍾右五鍾比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

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義和司日

義和司日

義和司日

義和司日

顏倫奉輿

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義和曰御名

風發颺拂神騰鬼趨

師古曰颺回風

也趨走也颺必遙反趨子笑反又作才笑反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

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

也屈橋壯捷自屈其勿反橋其召反

嘻嘻旭旭天地稠敷

服虔曰稠敷動搖貝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

兒嘻許其反稠徒平反敷五到反

鞞丘跳巒涌渭躍涇

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匄隱之盛至於

涌躍涇渭跳鞞丘山者也

秦神下龍言跼負沴

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

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背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沴何岸之抵也晉灼曰沴渚也師古曰跼踏也言此神怖龍言下入水中

自踏其鬼而負沴渚蓋威懼之甚也跼之亦反抵直口反

河靈矍矍踢刀華蹈衰

蘇林曰河靈巨靈也

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之足踏之也踢試即反服虔曰踢石美反師古曰矍矍踴動之兒矍音矍踴二音並通勿古掌字反言此者以車騎之衆羽

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之

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躡躡如也

師古曰

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躡躡行有節也躡于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叙

師古曰鄉讀曰

嚮服度曰位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 網緼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 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

曰天地網緼萬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細音因緼於云反於是

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 以覽虩介

山谿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以通河水故

也勤勞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蓄古灾字也沈

灾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交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灑所宜反

瀕音頻又音賓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

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 瞰帝唐之高高兮

眠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瞰眠皆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一曰堯曾

遊於陽城故嵩山瞰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眠苦濫反眠即覓字 汨低回而不能去

兮行睨咳下與彭城

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往意也

低回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汨于筆反睨五系反

藏南巢之坎呵兮易函岐之

夷平

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藏與穢同坎呵不平兒坎口紺反呵口賀反易弋政反

乘翠龍而

超河兮陟西岳之嶢晴

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晴謂嶢嶢而晴樂也嶢音堯

晴土耕反

雲霓飛飛而來迎兮澤溲瀰而下降

師古曰雲古霏字雲飛雲起貞

澤雨露也溲離音離降下也溲音淋離音離降湖江反

樹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

豐登隆

師古曰皆雲雨之兒滄鳥孔反汎敷劍反沛普蓋反

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

於西東

師古曰言皆從命也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

師古曰天地曰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自也

遵逝虜歸來

師古曰遵路而旋京

也師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

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

函包容也彼謂堯舜殷周也函讀與含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

張晏曰乾六交悉稱龍也麗鈞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

方神蓐收西方神之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

經以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為歌頌

也攄尹於反頌讀曰容隤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師古曰周

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言漢德之盛皆過之也隤讀踰同於讀曰烏軼五帝之遐迹

兮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

路遠而不能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其十二月

羽獵服虔曰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二帝堯舜三王夏殷周宮

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客充庖厨而已

師古曰財讀與纒同御待也充當也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

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

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

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

鳳皇巢

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

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也木茂

師古曰益巨名也任以為虞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

也中古草字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

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

也師古曰裕饒也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

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且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

旁南山而西至長

揚五柞

師古曰旁步浪反

北繞黃山瀕渭而東

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頻音頻又音賓

周表數百里

師古曰表長也音茂

穿昆明池象滇河

師古曰滇丁賢反

營

建章鳳闕神明駁娑

師古曰殿名也駁先合反娑先河反

漸臺秦液

師古曰漸臺在

秦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

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

服虔曰海中三名

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

師古曰贍給也齊人解在食貨志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待禁

禦所營

師古曰營謂圍守也

尚泰奢麗誇詡

師古曰詡大也音許羽反非堯舜成

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邊且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又恐後

世復脩前好不折中巨泉臺

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

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小臺折中也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

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

其辭附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

文哉

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雄自謂也彌

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

論者云否各亦立時而得宜奚

必同條而共貫

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

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

有二儀

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得七十二儀也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

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師古曰爽老也創業垂統皆無老忒五帝三王

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

與地虜侔訾貴正與天虜比崇

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靜也訾與贊同

齊

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駮乘陞三王之

院薛嶠高舉而大興

師古曰薛亦僻字也嶠舉步自也去昭反

歷五帝之寥廓

涉三皇之登闕

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闕高遠也寥音聊

建道德以為師友

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

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

烈者陰氣盛

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

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

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

師古曰靈囿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

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

以終始顛

頊玄冥之統

應劭曰顛頊玄冥皆北方神主殺戮也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

鄰西馳闔闔

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闔闔門名也闔讀與閭同也又吐耶反

儲積共侍

戎卒夾道

師古曰共讀曰供侍文紀反

斬叢棘夷野草

師古曰夷平也

禦自汧

渭經營

應劭曰營禁也師古曰前獵其中故止禁不得人

章皇

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

師古曰章皇周流言而徧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

之際杳懸遠也說者反以杳為杳解云重杳非唯乖理蓋以失韻

爾迺虎路三麥以為司馬圍

經百里而為殿門

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纍

也以繩周繞之也三麥三峯聚之山也麥子公反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應劭曰虞淵日所入

鴻濛沆漭碣以崇山

師古曰鴻濛沆漭廣大貞碣山特立貞鴻胡孔反濛音孔反沆胡浪反甚音莽碣音竭

營合圍會然後先置虜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鎧邪而羅

者以萬計

師古曰賁音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鎧邪大戟也羅列遮禽獸鎧音莫邪弋奢反

其餘荷

垂天之畢張竟櫜之罽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

飛旗

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畢田罔也罽輜車罔也

青雲為紛紛紅蜺為縹

屬之虜昆侖之虛

師古曰紛眊也縹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縹下犬反屬之欲反虛讀曰墟

渙

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

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貞攬槍為闐明月為候孟康曰闐闐戰

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不羊祥天弧虛危上二星也與

扁陸離駢衍佻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貞駢衍言其並廣大也佻次比也一日滿也扁音篇駢步千反佻類一

反又步結反徽車輕武鴻綢縵獵師古曰徽車有徽幟鴻胡躬躬孔反綢徒孔反縵音捷躬躬

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迺虐高原之上師古曰軫曰躬

軫盛也冥幽深也躬讀曰隱羽騎營營眎分殊事蘇林曰眎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貞也言其服

飾分明各殊異也眎音戶續紛紛往來鞬轡不絕若光若滅者布虐

青林之下孟康曰鞬轡連屬貞如淳曰鞬音雷轡音盧師古曰續紛紛衆疾也鞬轡環轉也續匹人反於是天

子迺以陽鼯始出虐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撞鴻

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虐服

日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
師古曰服說是也並步浪反
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師古

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
捎雲言其高也捎所交反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際電

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耀及馳
騎奮鞭如雷吐光及象其疾
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

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從先勇反

又音叢
溶音容
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

吸鼻開張也瀟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
攢聚則如龍之豪翰鼻許異反瀟音肅翰音韓
秋秋踰踰入西

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踰踰騰驥之見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飭相切靡而光起有若神也踰千羊反望平樂徑

竹林張晏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林中蹂蕙圃踐蘭唐師古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蘭唐陵唐之上多生

也蘭舉策烈火轡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駟校騎萬

師師古曰方馳並驅也校校騎而為部校者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輻焱泣雷厲

驥駢駢蓋服虔曰墟音琴節展曰泣音粒師古曰哮虎之陳謂勇士

響音眾盛也哮火交反軻音葛驥四人反駢音萌反駢力莖反磻音口蓋反洶洶旭旭天動地坼蘇林曰坼音坼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古曰鄉讀曰嚮東西南北騁者

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之也者讀曰嗜欲合韻音弋樹反挖蒼豨跋犀犛蹶浮

麋張晏曰跋躡也鄭氏曰躡音馬蹄躡之蹶師古曰挖曳也跋反矣也蹶躡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挖音佗跋步未反斲巨狺搏

玄爰師古曰斲斬也狺獸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斲側略反騰空虛岵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岵

即距字也卷音拳 踔天矯娛澗門師古曰踔走也天矯亦木枝曲也娛戲也踔尹孝反又音徒鈞反橋音矯娛許

其反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師古曰焱音塵

埃自紛紛亂起自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梨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

前漢傳五十七

古曰掌以
掌擊也

獵蒙龍麟輕飛

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麟也轉也輕飛猶言輕禽也麟音吝履

般首帶脩蛇

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類也師古曰履謂踐履之也脩長也

鈞赤豹揜象犀

師古曰揜古牽反

趾巒阮超唐陂

師古曰趾渡也巒阮並解於上唐陂陂之有隈唐者也阮音剛趾弋制反車

騎雲會登降閭藹

師古曰閭鳥感反

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師古曰

曰旒旌旗之旒也綴所以縣旌也

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

諸與

虓大溥聊浪乎宇內

師古曰諸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

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無雲

逢蒙列背羿氏控弦

師古曰逢蒙及羿皆

古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

皇車幽輶光純天地

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輶車聲也輶一轄反純之

允望舒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音莫爾反

翼乎徐

至於上蘭

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

移圍徙陳浸淫就部

師古曰部軍之部校

也言稍聚逼而重楚千欲反

曲隊堅重各案行伍

師古曰隊亦部也案依也隊徒內反行胡郎反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扶豈反

逢之則碎近

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掃先早反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師古曰罕車車罕之車也聿皇發

蹈飛豹綃鳴陽

師古曰鳴陽費費也入而黑身有毛反睡見人則笑唇蔽其目綃工犬反聿工聊反費扶味反

追

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

應駢聲擊流光櫛盡山

窮囊括其雌雄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

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駢音萌反

沈沈容容遙嗟虜紂中

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為嗟言

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嗟吐舌於紂罔之中也師古曰嗟其略反紂古紂字

三軍芒然窮尤闕與

孟曰尤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曰闕與容覓也師古曰闕與容服之覓也芒莫郎反尤音淫闕於庶反與音豫

亶

觀夫票禽之紕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

之凌遽

師古曰宣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紕與趾同紕度也踰與踰同拏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也票頻妙反趾弋制

反觸合韻音昌樹反拏女居反懼音纒遽音詎

徒角搶題注蹴踈龍言怖魂亡魄失

觸輻關脰

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頤也脰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頤注地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搶千羊反

蹴子育反脰音豆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

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

淫輪夷丘累陵聚

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言創過大血淫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禽殫中衰

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晉灼曰靖冥深

開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

東瞰目盡西暢云厓

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望無厓言廣遠也

隨珠和氏焯爍

其陂

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爍光兒爍式藥反

玉石替崙眩燿青瑒

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替

蓋高銳兒青榮言其色青而有光榮也
簪仕金反蓋牛林反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
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兒之狀
玄鸞鳥孔雀翡翠垂

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
王睢關關鴻鴈嚶嚶
師古曰王睢雄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

於行反
群娼虐其中噍噍昆鳴
師古曰娼戲也昆同也噍許其反噍子由反
鳧鷖振鷖

上下砢磔聲若雷霆
師古曰鳥兒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鷖鳥屬也
路鳥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

曰鳧鷖在涇周頌曰振鷖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鳥奚反砢音萌反

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

索蛟螭
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巖水岸欲巖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錐依反碕口倫反
躡獮獺據

龜鼈
蘇林曰獮音賓師古曰獮形如狗
在水申食魚獮小獺也獺它曷反
扶靈蠹
鄭氏曰扶音法應劭曰蠹大龜也雄曰毒

冒雌曰紫蠹師古曰法挹取也又音祛蠹弋隨反又音攜
入洞穴出蒼梧
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
乘

也又音祛蠹弋隨反又音攜

鉅鱗騎京魚

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

浮彭蠡目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

豫章師古曰目猶視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

珠胎

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推直佳反其字從木

鞭洛水之處妃餉屈原

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處讀曰伏

於茲虜鴻生鉅儒俄軒冕

雜衣裳

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貞雜者言衣盡裳皆雜色也

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

師古曰匡正也

昭光振耀罍芻如神

師古曰罍與嚮同芻與忽同

仁聲惠於北

狄武義動於南鄰

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

是以旃裘之

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

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莫百反

前入圍口後陳盧山

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

羣羊公

常伯揚朱墨翟之徒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喟然稱傳揚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也

曰師古曰明月數息也音丘位反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

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

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

三靈之涿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涿者言其和液下涿發

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

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

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

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

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以弗迨

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皆姻時也儕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

洋盜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

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

故雉蒐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

師古曰芻所以飢牛馬蕘草薪

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空之德豐茂世之規

師古

曰洪大也魯與暢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

雍穆之徒

師古曰祗莊勗也雍穆和也

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

師古曰皇暇也

因回軫還衡

師古曰軫輿後

橫木也衡輅前橫木也

背阿房反未央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班固

漢書八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僉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

入南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師古曰襄斜南山二谷名也漢

中今梁州也斜弋奢反張羅罔罟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狢獾

狐菟麋鹿師古曰狢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攫身長金色狢弋授反攫音鏤載以檻

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熱屋縣其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陸

李奇曰陸遮禽獸圍也師古曰陸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

射熊館還上長揚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

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

命右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大華即西嶽華山採截薛而

為弋紆南山以為置師古曰截薛即所謂差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截薛音截

翹又才葛反又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

帥軍蹕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蹕足斃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今胡人獲取之蹕才恤反搃

熊羆控豪猪師古曰搃捉持之也豪猪一名帚猪也自為牝牡者也搃音庾控音佗猪音桓木雍

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存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

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子羊反纍力佳反此天下之窮覽極觀

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塵至矣師古曰塵古勤

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圖謀也言百姓甚勤勞矣而不見謀贍恤之事恐不

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

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且薦宗廟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

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徒濫反泊步各反又音魄今樂遠出

以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固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

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

曰吁謂之兹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兹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

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

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

曰凡大指也切要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寔窳

其民齧金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豨齧齒

皆為民害窳窳類龜虎瓜食人服虔曰齧齒長五尺似齧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天也窳於豨反窳音愈

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衆康安也於是上帝眷

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

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

李奇曰擗音車慮之慮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踈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鞞

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鞞即鞞也鞞丁奚反鞞音午蟣居豈反以為萬姓

請命虜皇天迺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之師古曰展申也振起

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師古曰密靜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丕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

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

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官賤璫瑁而踈珠璣卻翡

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鏤也琢音篆惡麗靡而不近斤

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斤却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

幼眇之聲師古曰衍弋戰反幼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大階平也

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大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鬻作虐東夷橫畔師古曰鬻音七六

反橫胡孟反羌戎睚眦闖越相亂師古曰睚眦瞋目兒睚五懈反眦仕解反睚字或作矐矐者怒其目

音工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遐遠也於是聖武

勃怒爰救其旅迺命西示衛

應劭曰西票騎霍去病衛衛青也

汾沝沸

渭雲谷雷發

師古曰汾沝沸渭奮擊負汾音紛沝音雲

熒騰波涼機駭逢軼

師古曰焱疾風也騰舉也逢與鋒同軼過也如機之駭如逢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

疾如奔星擊如震

霆

師古曰霆雷之急者音廷

砰輶輻破穹廬

應劭曰輶輻收車也師古曰穹廬氈帳也輶扶云反輶

於云反腦沙幕臍余吾

師古曰腦塗沙幕地臍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二臍古臍字

遂獵王

廷

孟康曰匈奴王廷也毆橐它燒燼

張晏曰燼蠹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燼音

覓蠹音黎又音來戈反

分梨單于磔裂屬國

師古曰梨與勞同謂剝析也勢力私反

夷

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阮口衡反莽莫戶反

蹂屍輿廝係

累老弱

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廝折也音斯累力追反

究鋌瘕者金鏃

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死括也孟康曰瘕者音馬脊創瘕也蘇林曰以音字爲著字著音憤之著鏃著其頭也

師古曰鋌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康之說則箭括及鋌所中皆有創癩於者而被金鋌過傷者復衆也蘇氏以者字爲著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鋌所傷皆有癩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者亦多矣用字既別分句不皆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鋌音蟬又音延著竹略反矜巨巾反

稽顙樹頷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胡感反服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

伏如蟲蟻也

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

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

回戈邪指南越相夷

師古曰夷傷也一曰平

也靡節西征羌黠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

之域

師古曰䟽亦遠也鄰邑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

手請獻厥珍

師古曰躋舉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

永亡邊城

之灾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

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

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

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

師古曰樵夫采樵之人

故

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喪也音

所例反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而言常思念也

迺

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

振師

五詐習馬長揚

師古曰振亦整也詐與詐同

簡力狡獸校武粟禽

師古曰校計量也粟

禽輕疾之禽也粟類妙反又匹妙反

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軍在其

西師古曰瞰遠視也音口濫反

西厭月蝓東震日域

服虔曰蝓音窟穴月蝓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

一涉反

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

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師古曰禦止也

是以車不安

朝日未靡旃從者仿佛翫囿而還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

日車不安朝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散古委字也屬之欲反還讀曰旋

亦所以奉太宗之

列道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合

韻音牛具反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師古耰摩田之器也音憂

婚姻以時

男女莫違

師古曰已解於上也

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

師古曰易合韻音弋赤反

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鍾

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

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

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鼓字鞀小鼓也碣一轄反磬音轄

桔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師古曰桔隔擊

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曰桔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桔居點反球音求又音刺掉徒鈞反

酌允鑠肴樂

胥

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

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月故引之為言也胥先呂反

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祜福也音戶歌投頌吹合雅其

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

故雄引之云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

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

浮觀馳騁稷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

詡衆庶盛狝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客徒愛胡

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

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

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師古曰離著也

音 厲時雄方草大立有以自守泊如也

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 或

譎雄以立尚白

師古曰立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

而雄解之號

曰解譎其辭曰客譎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

人紀

師古曰為衆人之綱紀也

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

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

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

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師古曰青紫謂綬色紆繫也拖曳也拖吐賀反又徒

可反 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

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

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

卿目如曜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

師古曰從

子容反

顧而作大玄五千文

師古曰顧反也

支葉扶踈獨說十

餘萬言

師古曰扶踈分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纖者入無倫

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

師古曰纔淺也言僅得之也纔音才

意者立得毋尚白乎

何為官之拓落也

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

揚子咲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足失厝

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徒結反

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

師古曰謂戰國時諸

侯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

國又秦為七也

四分五剖並為獸國

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

士無

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

師古曰言來去如自何之飛各任所息也

故士或自盛以橐或斲環

以遁

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雎也斲環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斲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

曰又音普回反

是故騶衍以頡元而取世資

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

人曰談天術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元上下不定也頡下結反元胡浪反

子皿軻

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

今大漢

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

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塗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

陶塗則是此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派俗所改

東南一尉

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

西

北一候

孟康曰燉煌王門關候也

微以糾墨製以質鉄

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微墨尤惡

者則斬以鉄質也微糾墨皆繩也質鉄也鉄莖刃也音膚鉄竹林反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師古

曰風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

化也 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相柱倚於綺反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

龍衣咸營于八區

師古曰八區八方也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自以為咎繇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師古曰

者也音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為

王者之佐

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

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

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

字或作厓鳥字或作鳥鳥海中山其義兩通乘食證反

昔二仁去而躬虛

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故比干諫而死孔子曰躬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曰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墟

二老歸而周熾

應

曰二老伯夷太公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五殺

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

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范

睢以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古拉字也

蔡澤雖噤吟而笑唐

舉

師古曰噤吟頤之負釋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鉅錦反吟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

故

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

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胡關反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

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孟康曰管仲也

或釋褐而傅

孟康曰窳穉戚也

或倚夷門而笑

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

求技無忌將十餘人往

辭贏贏無所戒更還贏笑之以謀告無忌也

或橫江潭而漁

師古曰漁父也師古

曰江潭而漁潭音尋
漁合韻音牛助反

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孔丘也

或立談間

而封侯

服虔曰薛公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

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

或擁帚彗

而先驅

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以帚者也音以歲反

是以士頗得

信其舌而奮其筆

師古曰信讀曰申

空隙蹈瑕而無所誣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室塞也室呼駕反

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師古曰辟罪法

是以欲談者宛

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

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

鄉使

上世之士處虛今

師古曰讀曰嚮

鄉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跡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跡者跡條其事而言之跡所據

反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

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然以天收雷聲地

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師

古曰瞰視也音口濫反攫挈者存師古曰攫挈妄有搏執牽引也挈女居反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

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韻音才性反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

今子廼以鷓臯而咲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師古曰螻

典反蜈蚣也蠅鳥

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

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鵲

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甫無反

悲夫客

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

師古曰靡亦無

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微

索

師古曰髀骨也微繩也髀音格

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師古曰翕斂也服蒲北反激

叩萬乘之主

如淳曰叩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大后穰侯耳師古曰叩讀曰仰

界涇陽抵穰侯

而代之

蘇林曰抵音紙界間其兄弟使踈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

當也

師古曰言當其際

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頰涕唾沫

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

西

捐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日蔡澤說范睢以功成而退禍福之機適值睢有間於主因薦以代師古曰搯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一千反炕音抗

時也

師古曰
遇其時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劭委輅脫

輓掉三寸之舌

師古曰輅胡格反輓音晚
掉徒釣反解在劉劭傳

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

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
不拔也中國謂京師

適也

師古曰
中其適

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師古曰

日枹
音孚

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師古曰
得其所

甫刑靡

敝秦法酷烈

師古曰靡
散也音縻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師古曰
合其宜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

師古曰詩乘
也音布內反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婁劭之策

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

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
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

留侯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秦山嚮若砥隤

師古曰砥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

墮落曰砥應劭以為天水隴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

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

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

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

章臺

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藺相如前折昭王也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藺璧入秦秦不與趙地

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迺在黿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

四皓采榮

於南山

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日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

公孫創業於金馬

孟康

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西京駢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

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

僕誠不

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大玄雄以為賦

者將以風之

師古曰風讀曰調下以諷刺上也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

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

師古曰言專為廣大之言

既迺

歸之於正然臨覽者已過矣

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

於諫也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師古

曰風讀曰諷

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

師古曰縹匹昭反

繇是言之

賦勸而不止明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

孟之徒

師古曰髡孟皆滑稽

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也於是輟不復為

師古曰輟止也

而大潭思渾天

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天象

也渾胡昆反

參摹手而四分之

蘇林曰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極於八十一

旁則三摹九据

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

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

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

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

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

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

與秦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極之以三策蘇林

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擗食列反關之以休咎併也絪之以象類晉灼曰絪雜也師古曰絪

併也音并播之以人事師古曰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

義禮知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

為其泰曼德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德音緩師古曰曼德不分別兒猶言蒙鴻也曼莫幹

反德音奐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掬圖告十一篇

音離服虔曰掬音

睨師古曰攤音摘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

存焉

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

玄文多故不著觀

之者難知

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

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

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

於比耳

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

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拍

師古

曰眇讀曰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

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

曹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

師古曰曹讀曰但

壁言畫者畫

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師古曰放依也殆近也放甫往反

揚子

曰俞

師古曰俞然也音踰

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

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

天麗且彌地普而深

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

昔人之辭

迺玉迺金

師古曰貞實美麗如金玉也

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

師古曰已止也

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虛天

師古曰刺螭解並在前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

升則不能撤膠葛騰九闕

師古曰撤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闕九天之門撤音載揭居足

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絃

師古曰燭照也

六合謂天地四方八絃八方之綱維也絃音玄

泰山之高不燹嶢則不能滄滄雲

而散歎承

師古曰噍噍高兒也淖滂盛也滂雲氣兒歎承氣上出也噍噍音樵堯淖音勃滂一孔反歎許昭反

是

以宓犧氏之作易也

師古曰宓音伏 絪縕絡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

師古曰因而重之

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

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

溫純深潤則不足揚鴻烈而章緝熙

師古曰造化鴻大也烈業也緝熙光明也

蓋胥靡為宰

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舊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

寂寞為

尸

李奇曰萬化以寂寞為主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師古曰淡謂無主味也音徒監反

大語

叫叫大道低回

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

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

眇讀曰眇

形之美者不可根於世俗之目

師古曰根亦同也音胡本反

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

師古曰衍音廣也

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

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趣也追趨逐者隨所趨嚮愛嗜目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者讀曰嗜

試為之

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師古曰掄引也

和應也掄音踰和胡則反

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

師古曰解在司馬遷傳

擾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服虔曰擾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設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擾技拭也故謂塗者為擾人擾音乃高反

又乃回反今書本擾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墍許既反

師曠之調

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

應劭曰晉乎公鍾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且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侑而

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為後世之有知音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

也

師古曰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

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

師古

曰外相背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

事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詭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

高反其字從手也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

不自知其非也及大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師古曰頗普我反

故人時有問

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為十三卷

師古曰譏與撰同

象論語

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師古曰雄有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

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顛與專同

恣于

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

師古曰訓告也

譏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師古曰周周公且也迄至也孔子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

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

撰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

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

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撰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

師古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

不至不可姦罔

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撰問道第四

神心習悅經緯萬方

師古曰勿日讀與忽同

事繫諸道德仁誼

禮撰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

師古曰煌煌盛見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

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 譎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

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譎寘身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

范法也 譎五百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

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 譎光智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三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

也參初林反 壹既末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平槩于代反 譎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 顏閔股肱蕭曹爰及

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譏淵塞第

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

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

春蠹迪檢押

師古曰蠹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二百押

旁開聖則譏

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

表之驩心

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譏孝

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

師古曰自法言口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初雄年四

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

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往川詔歲餘奏羽獵賦
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
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其衆雄復不侯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師古曰恬安也實好
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
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
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

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唯劉

歆及范逡敬焉師古曰逡于旬反而桓譚以為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

之師古曰棻亦粉字也扶云反棻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

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鉅依反棻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

閒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

曰古文之異者

雄不知情

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

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

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師古曰以雄解謝之言譏之也今派

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

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

者酒

師古曰者讀曰者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

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芭音葩

受其大玄法

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

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師古曰言無奈之何

吾恐後人用

覆醬瓿也

師古曰瓿音部小罍也

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

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勅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師古曰顧見也凡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臭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師古曰謂道德經也

薄仁

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

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

深而論不詭於聖人

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則必度越諸子

矣

師古曰度過也

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

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師古曰絕謂無骨嗣也

自雄

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

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卷下

揚雄傳長揚賦有云兗鋌瘕者金鏃淫夷者數十
萬人臣似按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本作
沈此兗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
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銳
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
銳牙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
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牙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

爲兗字如淳注釋乃云兗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
所說爲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
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兗字故合作銳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漢書八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處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藝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

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以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

於

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

師古曰荅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荅而申明之

西入

周南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白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

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干

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善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

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

章

師古曰巍巍者高自煥明也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

師古曰言周也郁郁文章盛自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

於是叙

書則斷堯典

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

稱樂則法韶舞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

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詔舜樂也孔子數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

論詩則首

周南

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

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

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繩謂治正之

至獲麟而

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師古曰編聯次簡也

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

皆因近聖之事

音立先

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

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

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遊諸

侯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

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

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

澹臺子羽居楚

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徒甘反

子夏居西河

師古曰子夏姓

卜名子貢終於齊師古日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

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師古

日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于拔反釐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於威

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且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

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慈儒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

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温處瓜

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

其不謬矣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

燔扶元反

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

古師

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

陳涉起匹夫歐適戎呂立

號師古曰歐與驅同適讀曰適

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

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

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

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

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

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

師古曰喟然歎息自

音丘位反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師古曰言陳希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

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師古曰皇暇也

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

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

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

然孝文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師古曰具官謂備具而已

漢興言易

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於齊則轅固生

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

燕則韓大

傅

師古曰名嬰也

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

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

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

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

史言

師古曰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

曰風化也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

今禮廢樂崩朕

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方道

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

為天下先

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

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

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

謹與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師古曰臧孔臧也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

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師古曰教效也言可効道藝也

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

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

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

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師古曰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

師古曰復方目反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

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

師古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二

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

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

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

師古曰爲名籍而奏

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任者奏請補用之也

臣

謹案詔書律令下者

師古曰下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誼

師古曰分扶問反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

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宜亡以明布諭下

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

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

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

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師古曰言左右

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

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曹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負

師古曰云備負者示以并擢之非藉其實用也請著功

令

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今篇名若今選舉令

它如律令

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

制曰

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師古曰彬彬文章貞音斌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

師古

曰蠲其役賦也復方目反

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

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

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

業如弟子勿以為負師古曰常負之外更照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

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

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

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

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

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

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興田何以齊

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

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

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

同字也中讀曰仲

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

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

師古曰姓即墨名成

廣川孟但為太

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

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

臨淄主父偃

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字子襄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

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師古曰告令罷去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

寬至雒

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

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

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

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

郡碭田王孫

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

王孫授施讎孟喜梁

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

師古曰卒終也

與孟喜梁丘賀並為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

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

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

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

師古曰從結髮為童也即從師學著其早也

賀不能及

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

誰授張禹琅邪魯伯

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

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

毛莫如少路

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

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

至常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

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

矣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

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

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

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邴獨傳喜諸儒以此

耀之

師古曰用為光榮也

同門梁丘賀跡通證明之

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

跡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

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

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

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

茲也

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又辭曰

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躬父師說洪範者也而實妄為說耳芟茲言其根芟方滋茂也芟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

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心不服

云受孟喜喜

為名之

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

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

不肯囚

師古曰囚亦名也囚音刃

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

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

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

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

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况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

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

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

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房出為齊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

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

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

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

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歐莖頭劍挺幢墜首垂泥中師古

曰挺引也劔自然
拔出也墜古地字

刃鄉乘輿車

師古曰鄉
讀日嚮

馬驚於是召賀

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

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
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

宣

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郎

間

師古曰郎皆阜衣
故章立服以廁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

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

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

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

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

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

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

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

日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成長賓張為博

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

真定大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

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整頓延壽云嘗從孟

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日易即孟氏學翟牧白

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

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詎略同唯京

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

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灾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

有傳房授東海躬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良

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

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

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

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

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書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

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
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
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
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
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
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
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

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

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

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

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

府官屬共送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

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

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

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

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大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
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
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
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
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

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

郡藺卿

師古曰藺音蒞

藺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

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

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
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
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
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
鄉及長安許商長伯牟鄉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
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牟鄉至丞相自有傳由是
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
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
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炀欽幼卿爲
文學

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
以下爲四科也快音桂

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

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
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
章為王莽所誅也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師古曰拊音膚

事小夏侯建為

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

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

故善脩章句為廣陵太傅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

至百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

為城陽內史倉

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灾異為騎都尉

自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

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

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

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

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

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備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

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

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

學

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之顯位

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

入則鄉唐虞之闕道王法納

乎聖聽

師古曰鄉讀曰嚮闕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

出則參冢宰之重職

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

言賤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

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

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

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家臣若今諸

公國官及府佐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愚以為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

師古曰諡令善也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

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

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無故授沛唐

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立
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

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

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

子金勝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

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以明毅梁春秋為博

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教為右扶風掾

又傳毛詩授王璠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

欽君長王莽時論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
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
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
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加增私
分析故與中書之文

不同也中書天子
所藏之書也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太中

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

師古曰存
者立其學

後樊竝

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

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
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

師古曰郢即郢客也

元王薨

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

公

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條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

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

以教亡傳

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

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

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師古曰就成也

乃言師申公於是上

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

二人乘輶傳從

師古曰傳張戀反

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

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

師古曰顧念也力行謂勉力為行也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

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

師古曰舍止息也議

明堂事太皇實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師古曰喜許既反說

讀曰檢得縮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

師古曰讓責也

上因廢明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

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

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

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

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

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

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

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

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

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

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

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
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
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

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
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

誦之也

師古曰復方目反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

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
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

君

李奇曰長安名

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

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

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

子選詣博士掘衣登堂頌禮甚嚴

師古曰掘衣謂以手內舉令離地也掘口

侯反頌讀曰容

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

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蓋者發語之辭也

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

除下為博士

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胡嫁反

式徵來衣博士衣而

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舍中會諸

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師古曰勞來到反

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

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

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

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式曰聞馬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

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

也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

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

曰湯夫據而倒也墜古地字湯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

曰讓責也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

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

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前漢傳五十八
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

分也

師古曰分扶問反

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

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

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害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矣師古曰家人言

僅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

今也迺使固入圈擊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

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毘正中其心毘

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臯後上以固廉直拜
爲清河大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
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忼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昌邑大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
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
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
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

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

師古曰賁音肥

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

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

師古曰悍勇銳

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

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詠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以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

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

敖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

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貞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誦魯學之師古曰

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 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

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

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

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二八單音善而瑕丘蕭奮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

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

奮以授后倉魯問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

方

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

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

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

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

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

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

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子榮子孫

師古曰子孫于榮之字也

仁

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

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
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
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
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
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
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

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
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灾異誅自
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

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

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

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師古曰顯與專同
專門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

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
郡太守以高弟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
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
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
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
邪王中為元帝少府

師古曰中
讀為仲

家世傳業中授同郡

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

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積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

陽泠豐次君

師古曰泠音零

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

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睦

孟至御史大夫踈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

傳廣授琅邪筦路

師古曰筦亦管字也

路為御史中丞禹授穎

川堂谿惠

師古曰姓堂谿也

惠授泰山冥都

師古曰冥莫零反

都為丞

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

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

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

師古曰屬之欲反呐古訥字

上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

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

於是上因尊公

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

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

唯魯榮

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

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

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

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

丁姓子孫

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

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

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爲郎中戶將

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

選郎十人從

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

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

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李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

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

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

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

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

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

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

皆為博士

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

姓至中山傅授楚申章昌曼

君

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

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

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

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

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射策乙科

為大夫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

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

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

屬內卿

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
內卿光祿勳治宮中

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

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
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
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
立上於是以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
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
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
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

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

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

令師古曰蕩陰河內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

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

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

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

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

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

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貞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

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

師古曰寔漸也蕃多也滋益也

一經說至

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師古曰言爲經

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

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

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

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如溥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